

张大千留给女儿的精神财富和坎坷生活

张大千,这位被徐悲鸿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的绘画大师,在1949年后有很长时间旅居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国等地,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,赢得了莫大声誉。

但是同时,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孩子,他们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段岁月?张大千和第一夫人曾正蓉所生的惟一女儿现在上海南汇明家养老院,在这里生活她觉得很开心,然而提起往事,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她说她有一个名人爸爸,留给她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,同时把政治上的苦难、生活上的艰辛也一同留给了她……

拿出学费救人

1930年正月初五,张心庆在上海出生。母亲曾正蓉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,她与张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办的。由于婚后缺少共同语言,张大千又另娶了别的女子,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。

张心庆童年、少年、中年的生活,一直是动荡艰苦的。二三岁时随母亲住在苏州,七岁回到四川成都读小学。她喜爱唱歌,经常在学校活动中登台演出。虽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,但也获得了父爱。张大千爱孩子们,对孩子也讲民主,经常会征求子女的意见。由于是一

个大家庭,张大千对哥哥的孩子同样照顾,承担抚养责任。全家经济上除张大千画画挣钱外,大家庭吃饭的人多达五六十人,开销大,经济不是很宽裕。常常是张大千开了画展卖画后先解决上半年的生活,下半年再想办法画画挣钱。

有一回,张大千对张心庆和她的一个妹妹说:“爸没钱给你们交学费了。”急得两姐妹差点儿哭鼻子。不交学费去上课,那有多么难堪啊。张大千笑着说:“我是逗你们玩的。看,你妈把钱借来了!”说完给了姐妹俩20个银元,可以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了。

第二天,姐妹俩背着书包拿了钱兴冲冲地去上学了。没有走出城门洞,哥哥急匆匆地追上来,高声叫道:“爸叫你们回去,钱也带回去,爸有话对你们说。”这一喊,让她们觉得事情不妙。

到了家,张大千直接地说:“把钱拿出来。”她们听了差点儿哭起来。张大千又说:“你们读书是重要,但爸爸的学生、你们师兄的老婆得了急性盲肠炎,你们说是你们读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?爸爸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?你们说!”张心庆和妹妹异口同声说:“救人重要!”

两姐妹将付学费的钱再交还父亲,父亲夸奖了她们。

学声乐做农民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作品(共计187幅),由张心庆的母亲和大哥捐献给了敦煌博物馆,国内子女每人分得两千元。捐画的因素除了爱国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保存

国画的香料。

当张心庆从成都华美女中毕业后,全国已经解放了。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艺专,学的是声乐,书还没读完她就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,转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。上海学费高,父亲又没寄钱来,母亲只能参加街道生产组,靠踏缝纫机以维持生计。张心庆只能休学了。

之后,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。几年的光阴很快过去了,她面临复员,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,没有一个地方接纳她。1955年她复员回到四川,政府给了她两间平屋,分了点自留地,发给一些生产工具,她只能下地当农民了。种庄稼、垒猪圈,所有农民干的活,她这个上过大学、学声乐的学生都要干。淳朴的乡民见她实在不是种地的料,都来帮助她,还推举她当会计。

在农村干了一年,省城招考教师,有朋友推荐她去试试。这一试让她跳出了农村,到成都一所小学当上音乐老师。然而此行并没能改变她的生活,灾难就像影子似的跟在她身后,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艰辛。

家破身亡弟惨死

张心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心健,生于1949年,他是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,解放前夕,张大千携徐雯波去了香港,将张心健留给了好友裱画师照顾。

解放后,裱画师失业,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,更不要说再收养一个孩子。不久,他把张心健送到张心庆母亲处,说:“这是你们张家的骨肉,还是留在你们家为好。”母亲征求

女儿意见,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,但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,从此,张心健就跟着她一起生活。张心庆比张心健大19岁。

张心庆26岁结婚,丈夫也是复员军人,他们在一个学校教书。在她怀孕三个月时,丈夫被打成右派,发配到深山里的煤矿当矿工。领导劝她跟丈夫离婚,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将来上学成问题。为了孩子,她只能忍痛与丈夫离婚。

一家四口人,就靠她43元5角的微薄工资,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。然而,屋漏偏逢连夜雨,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母亲得了乳腺癌。为给母亲治病,她只得更加节省。不久,母亲去世了,为了给母亲下葬,张心庆只能厚着脸向四川文化馆借了三百元。她又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双象牙筷,买了一双新鞋参加母亲葬礼,这双新鞋后来成为她和女儿谁上街谁穿的体面鞋子。

1963年夏天,张心庆携女儿到香港探亲。张大千也从巴西到香港。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亲再相聚的日子。张大千在香港有许多朋友,但他还是不愿麻烦亲戚和朋友,而是和女儿一起住在酒店。张大千对女儿说:“住朋友家里,让人家开销不算,还要花时间、精力来陪你,人情账”还不起啊。”

他们住酒店时,有专门的两位茶房来倒茶送水、送饭和打扫卫生等。他们见张大千天天画画,便悄悄地对张心庆说:“我们很喜欢张先生的画,可我们哪有闲钱买!想求张画,你能不能帮个忙说说?”张心庆说:“我父亲是个直爽人,你们可直接问他要,他不喜欢转弯抹

角。你们对他直说,他一定会给你画。”第二天,其中一个小子终于鼓起勇气对张大千说:“我们天天看您画画,喜欢极了,真想要一张,又怕您忙不过来,不好意思开口。”张大千听后哈哈大笑:“你们怎么不早说!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画呢。没你们辛苦做事,我哪有时间作画?行!我马上给你们画。”两位伙计高兴得不得了。

过了一会,屋里来了许多客人,一位老先生看中了那张画,问张大千要多少钱?张大千说:“这张画早有主了,就是我身旁两位年轻人,我得守信用。”老先生有点不悦,难道他还不及两个茶房?张大千说:“你可以在我开画展时买,随便哪张都可以,这是我答应为他们画的,没他们对我的周到照顾,我哪有时间作画?大家都是朋友,先给他们。”文人雅士是张大千的朋友,平头百姓也是张大千的朋友。

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:“傻丫头,我给毛泽东画过荷花。1950年在香港时,何香凝说毛泽东喜欢我的荷花,我就在上面写‘润之法家正之’。蒋介石也喜欢我的画。谁喜欢,我就画给谁。”回成都后,张心庆把此事讲给同事听。不料因言得祸。在“文革”中,造反派说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反革命的画?造反派还逼着她烧掉了张大千六七张画。

弟弟张心健从小跟着姐姐一起生活,他把姐姐当成妈妈。然而,由于父亲是张大千,家庭出身有问题,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,长期的压抑、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,他想到了卧轨自杀。自杀前,他留下了一份遗

书,上面写着:“亲爱的姐姐:你的命运已经很悲惨了,我不一定比你幸福。我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,却被人认为我跟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……只有你知道我是热爱祖国的,为了你的一对儿女,你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,永别了!姐姐……”

弟弟自杀后被救起,但两条腿被火车轧断了。几个星期很快过去了,弟弟的病越来越重,又得了尿毒症。那天,张心庆坐在病床边,弟弟奄奄一息地对她说:“小妹(张心庆的女儿)叫你妈妈,让我也叫你一声妈妈吧!”他伸出手来,抱住了张心庆,慢慢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走过冬天是春天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春风吹到了张心庆的身上。她又萌发了与父亲再见的愿望。1982年4月,张心庆曾有机会与父亲见面,但因各种原因,最终未能相见。张大千将留以自怡的《春畦图》转送女儿,并在画上添写:“此父留以自怡者,今以付汝,当守之勿失,知父爱汝之深也。”舐犊之情,溢于言辞。

1983年4月,一代宗师张大千遽然去世,张心庆心痛不已,从此与父亲阴阳两隔!有几十年年龄的张心庆曾在广州“疗伤”,与读博士的女儿一起生活。后回到四川老家。

2003年末,女儿出国,单身的张心庆参观上海南汇养老院时动了心,这里便成了她的家。她弹琴、教歌、写字、画画、学英语,自己填词作曲,还请人刻了一方印“一生清贫”,勉励自己不忘过去,珍惜明天。

摘自《档案春秋》成莫愁/文

七头自杀获救的鲸鱼谱写报恩传奇

那一年,此前鲜有鲸鱼“光顾”的浙江平阳县南麂大沙滩忽然一下来了七头圆头鲸,不过它们并不是来“旅游观光”的,而是来集体自杀的!可是它们却并没能如愿,在人类帮助下,它们终于放弃了自杀行动,重新回归大海开始新的生活。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,这些被解救了的鲸鱼,居然懂得“知恩图报”……

知恩图报的鲸鱼们“常回来看看”



鲸鱼前赴后继要自杀

故事是从2004年3月8日那天开始的。早上7时许,浙江平阳县南麂镇马祖岙村36岁的党支部书记杨志选独自一人划着小渔船,在离村子300多米处的一个叫大沙滩的海域里捕鱼。突然,他看到从远海处快速游过来了几条大鱼。他以为是大鲨鱼,连忙拼命把小船划到岸边,逃上了沙滩。

这些动物又游近了一些,杨志选才看清楚它们是鲸鱼,一共有七头,五大二小。领头的那头鲸鱼体型最大,杨志选以前听老人说过,它应该是鲸群中的领航鲸。

杨志选正欣赏着七头鲸鱼的游姿,忽然感觉很不对劲:那头领航鲸竟然向海滩冲来了,只见它把头高高露出水面,努力挺着胸腹部,尾巴在水里极力摆动着,奋不顾身地往前扑。几秒钟后,领航鲸全身已经伏在了浅海滩上,海水只能浸泡住它下半个身体了。可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,一个大潮由远而近推打过来,领航鲸一下又被海水淹没了,被迫随着退潮

退回到了较深一些的水域里。没想到,领航鲸又铆足了劲向浅海滩冲来了,这一次冲击,它距海岸更近,被“晾”在了浅海里,进退不得。

另外六头鲸鱼,在领航鲸往浅海滩冲时,都焦急地在较深的水域里游动着。当领航鲸搁浅了后,它们也开始前赴后继地往浅海滩冲,似乎要跟领航鲸同生共死。

杨志选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:天啊,这七头鲸鱼是想集体自杀啊!它们这是为什么呢?

此时,随着又一个一个的浪潮涌来,鲸鱼们又被海水送回较深水域,但它们仍然一次次地向浅海滩发起了冲击。看到这越来越悲壮且又不忍目睹的一幕,杨志选的眼泪都快滚落下来了,他决心阻止这些鲸鱼的自杀行为。

杨志选并不了解这些鲸鱼的习性,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对人发起攻击。但他这时已经顾不上许多,壮着胆子划起小船,驶到了鲸鱼们的旁边,拼命用木棍敲着船身,想吓退它们,可是,鲸鱼们根本就把杨志选跟小船视为无物,它们强力游动

时掠起的水浪把小船掀得一晃一晃的,差点把杨志选晃下船。

杨志选见凭自己一人根本无法救这些鲸鱼的命,急忙回到岸边,拿出手机打通南麂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电话。二十多分钟后,保护区工作人员乘车飞速赶来了。他们跟杨志选一合计,觉得仅凭他们这几个人,还是无法阻止这场悲剧,只能再去搬“救兵”。

二百警力全力以赴救鲸鱼

于是,杨志选把求助电话打到了南麂武警边防派出所,又跑到村里把鲸鱼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村民们。村民们听后都急了,纷纷放下手中的事,几乎“倾巢”而出。不久,这里就聚集了超过200名公安武警、保护区工作人员及村民。

经商议,杨志选从村民中挑选了二十多名精壮汉子,跟边防派出所及保护区的来人一同组成了一支三十多人的“敢死队”,分乘四艘大渔船下海,拟对鲸鱼们来个“硬对硬”,让它们知难而退。

大渔船马达轰鸣,一字排开横在了鲸鱼的面前。鲸鱼们

此时仍然顽强地向海岸线冲击着,它们突然见有庞大物横在了前方,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,再加上渔船上的马达所发出的声音似乎更让它们害怕,于是它们都退回到了较深的水域里,慌张地看着人和渔船。

看到这一幕,大渔船不少人也都咧开嘴乐了:“哈哈,这回总算治住它们了!”可是大家高兴得太早了,几分钟后,那头领航鲸用力摆了摆尾巴,带着“部下”又向海岸线冲来了。

领航鲸毫无畏惧直冲上来,大渔船跟鲸鱼展开了一场“阵地战”。好不容易逼退了这头鲸,可另一头鲸又从别的方位上来了,不免顾此失彼,而且船尾的螺旋桨很容易划伤鲸鱼。大船只好停止行动。

在四艘大船堵截鲸鱼们的时候,岸上的二百多人也没有闲着,他们有的敲起了面盆水桶,有的合声大喊,想用这些方式来震慑鲸鱼们,让它们不敢靠岸。当鲸鱼们突破了大船布下的防线冲向沙滩并一头头搁浅时,他们就趁着海水往回猛卷鲸鱼的时机,一批接一批跳到海水里去推鲸鱼,直到把它们推回到较深水域为止。

时间很快到了下午4时,人们已经跟鲸鱼“鏖战”多时。这时,海水开始退潮了,鲸鱼们终于“如愿”了,一头头搁浅在离海岸线仅10米至数米距离的浅水范围里。鲸鱼们粗粗地吐着气,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

在这非常时刻,只能用最后的也是最“笨”的办法,即合二百多人之力把鲸鱼们推送到大海里去。二百多人被分成了七个团队,分别去解救七头鲸鱼。最困难的是解救领航鲸,它这时虽然也是有气无力了,但由于它身体太重,更由于它的顽固,解救它的那一拨人对它

根本就无计可施。杨志选只好再调人上来,最后“对付”它的人差不多有近百位。真是人多力量大,大家一点点地把领航鲸“移”到了深海里。而它也乖乖呆在深海里不动,再也无力气冲滩自杀了。

有了解救领航鲸的经验,另外的鲸鱼也一一被送回到了深海里。让大家感到惊讶的是,这些鲸鱼看似凶猛,其实性情很温柔,在人类零距离解救它们的过程中,没有一头鲸鱼伤害过这些陌生的解救者。

把七头鲸鱼送到深水区里后,杨志选等人坐船一路跟随它们,欢送它们离去。他们一直送了一个多小时,确认鲸鱼们不会再自杀后,方才返航。

人鲸从此建起生死情谊

几天后,杨志选及有关专家,方才知被他们阻止自杀的这些鲸鱼叫圆头鲸,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专家解释说,也许是因为领航鲸的身体特别是脑部生有一种病,也许是它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刺激,导致它一心求死;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回声定位系统发生了病变,失去了定向、定位的能力,只知道稀里糊涂往海滩上冲。而鲸鱼是恋群动物,对领航鲸又特别忠诚,当领航鲸要冲上海滩自杀时,其他的鲸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,也会接二连三奋不顾身跟着冲上去。

杨志选原本也以为事情到此就算圆满结束了,不曾想,在2004年5月中旬的一天,杨志选正在大沙滩上作业,突然看见海面上冒出了几个大大的背鳍。不一会,七头鲸鱼从海水里浮了上来,它们正是被杨志选等人救起的鲸鱼。杨志选万万没有想到它们竟然再次在这里出现,起初他以为它们这次又

是来自杀的,急忙划起小船迎上去“监督”,然而七头鲸鱼不仅没有一丝要自杀之意,反而在海里欢快地游来游去,似是有意要跟杨志选同乐、为他表演。杨志选听说过鲸鱼的记性很好,他相信这些鲸鱼一定是前来感谢救命之恩的!

此后,这7头圆头鲸时常在大沙滩海域出现,特别在2006年和2007年里,它们成了这里的常客。显然,它们已经喜爱上了这个“有情”的地方。而每当鲸鱼来了时,村子里的人都会去大沙滩看望它们。鲸鱼确实是一种记恩的动物,有一次,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,在海边不慎被海浪卷进了大海中,正在这里游玩的一头小鲸立即跃护起小孩,把他送回到了岸边。

自大沙滩有了鲸鱼出没之后,消息越传越广,这里便渐渐成了一个吸引城里人、外地人前来游玩的好地方。游人运气好时,不仅可以跟这里的村民一道看到鲸鱼在海里起舞,甚至还可以听到鲸鱼们“唱歌”。已经对它们的歌声有所了解的杨志选等人,会把鲸鱼的歌声“翻译”给游客听,有的是“情歌”,有的是它们进食愉快时的“浅吟低唱”。而且,每一头鲸都有一首不同的歌、有一首它最常唱的属于它自己的“主打歌”,这首歌往往一唱就是10分钟。

杨志选说,他们很高兴当年成功阻止了这7头鲸鱼自杀,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;而之后这些鲸跟这里的人结了缘,喜爱上了这个地方,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,不能不说是个喜剧性很浓的美事、奇事!他希望人与鲸的生死情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。

(谢绝转载,上网) 煮石